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錄卷六

錢唐倪濤撰

金罍款識六

總説

卣之為罍中尊也夏商之世總謂之彝至周則鬱鬯之尊獨謂之卣盖周官尊彝皆有司所以辨其用與其實所謂六彝者雞鳥斝黄虎蜼也六尊者獻象著壺大山也而祫祭則合諸神而祭之者也故用五齊

三酒通鬱鬯各二尊而尊之數合十有八禘祭則禘祖之所自出者也故用四齊三酒䄍二尊而尊之數合十有六是則通於鬱鬯二尊者其所以為卣也何以言之成王寧周公之功而錫之以秬鬯二卣平王命文侯之德而錫之以秬鬯一卣皆實以鬱鬯知其為卣明矣蓋秬者取其一稃二米和氣所生鬯則取芬香條達而和暢發於外卣之所以為中者唯其備天地中和之氣非有事於形器之末而已凡所以錫

有功賞有德是亦使其強不過中怠不鞭後不失夫至中之道故爾然彝也尊也卣也皆盛酒之器用有所宜則名有所不同賈公彥以謂上尊曰彝中尊曰卣下尊曰壺爾雅亦曰卣中尊也故取其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以其德足以成天地而配之者也故卣所以實之鬱鬯者義在兹歟

商卣

商祖乙卣 博古圖作持刀祖乙卣

蓋

孫刀執作祖乙寶尊彝

器

同前

右通蓋高一尺二寸四分深七寸五分口徑長四寸八分闊三寸六分腹徑長八寸六分濶七寸二分容

二升九合共重九斤十有二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十四字曰祖乙者河亶甲之子也孫象形而手執刀蓋孫又疑其為子字子蓋商姓也先王之事親於耤則必秉耒於牲則必執豕於羞嚌則執鸞刀於入舞則執干戚凡於祭饗未嘗不竭力從事以職其勞則卣之持刀不亦宜乎禮記曰袒而割烹義取於此觀其字畫奇古形制瓌異可以為諸卣之冠博古圖先王之事親於羞嚌則執鸞刀於舞則執干戚凡於

祭祀未嘗不親執其勞以示孝子竭力從事之意此商之彝罍所以多作子象以持刀者殆謂是歟紹興古罍

評

子孫父癸卣 博古圖作執戈父癸卣

蓋

孫執戈形 父癸

器

同前

按王楚集韻以立戈橫戈並釋為子孫字呂氏考古

又云大者為子小者為孫父癸者商君之號也鐘鼎款識

右通蓋高一尺一寸六分深七寸五分口徑長四寸

四分闊三寸二分腹徑長七寸三分闊五寸六分容

六升三合共重十有五斤六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

銘共六字父癸者商天乙父主癸也上作人形手執

一戈按諸銘款多為戈狀或立之或横之至此乃執

焉蓋戈所以戒其過苟念於須臾而忽於持久謹於

憂勤而失於懈怠則戈之戒將亡矣非特戈也盖有所謂執鸞刀有所謂執一金敦黍或曰執玉或曰執爵皆因其事而有執焉觀其畧悉以鳳鳥為飾而鳳之為物因時而隱顯覽德輝而下者也畧以藏禮而取飾於是非禮文之盛曷以稱此昔周官掌六彝有以鳥彝為銘者鄭玄所謂刻而畫之為鳳皇之形其法盖取於此然後世但知歸美於周而不知商有以肇之也博古圖

商言卣

蓋 [glyphs] 內言

器 [glyphs] 內言

蓋罍各有銘三字雖大小之不同其字畫不少異惟中一字未詳鍾鼎款識

右通蓋高九寸八分深六寸二分口徑長四寸闊三寸三分腹徑長七寸闊六寸三分容四升二合共重七斤十有一兩兩耳有提梁蓋與罍銘共六字其篆

畫不少異惟中一字與銘意皆未可詳此罍制作純厚而不雕巧銘復簡略規模與商夔龍卣相類定一時物也博古圖

商田卣

蓋　田

器　田

底蓋皆有銘銘皆一字銘曰田田疑人名考古圖

右通蓋高八寸深四寸九分口徑長四寸一分闊二寸九分腹徑長七寸闊五寸一分容三升五合共重

五斤九兩兩耳蓋與罍銘共二字飾以雲雷夔龍之
形紋縷華巧切近人意其銘曰田耳間連環以為提
梁而今乃殘缺不見其完亦可惜也且田者粢盛之
所自出而卣之為罍中尊也詩書所謂秬鬯者正一
秠二米之謂焉銘田者豈非追本而為言耶博古圖
昔成王寧周公之功而賜之以秬鬯二卣平王命文
侯之德而錫之以秬鬯一卣詩所謂秬鬯者蓋取其
一秠二米芬香條達而田者粢盛之所自出是卣銘

之曰田豈追本而言耶紹興古器評

商世母辛卣

蓋

母辛

器

世母辛

右通蓋高九寸七分深六寸五分口徑長四寸一分闊三寸腹徑長九寸闊四寸三分容五升七合共重八斤六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五字器上一字作三乂按說文世字從三十故以此為世字以世為

銘者蓋欲世世傳之子孫不絕而已且三爻又意其爲五字從二一而交之象陰陽交午之義天數窮於九地數中於六九六之數爲十五而天地之數備三乂者十五也古之聖人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故以之制罷而天地之數寓焉是則制字之妙未易以一理推也且辛爲商號而曰母辛即商史所謂辛母者是也蓋古人命辭或上或下其變易類多如此博古圖

說文世字從三十故以此爲世字鍾鼎款識

商卦象卣

盖 ䷞ 罍 ䷬ 卦象

右通盖高一尺三分深六寸口徑長二寸八分闊三寸腹徑長五寸七分闊四寸八分容三升六合共重六斤十有四兩兩耳有提梁盖與罍銘共二字作卦象觀古人畫卦奇以象乎陽耦以配乎陰一奇一耦而陰陽之道全一虛一實而消息之理備然易始八

卦而文王重之為六十四卦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易是卦也上下爻皆陽有乾之象中二爻皆陰有坤之象虛其中亦取象於器所謂黃流在中者義或在焉雖不見於書惟漢揚雄作太玄八十一首以擬易曰方州部家令爭首一方三州一部一家與此卣卦象正同雄於漢最號博聞殆玄之所自而作耶博古圖

商祖辛卣

孫左執戟右執木祖辛
作彝尊
寶

右高九寸三分深七寸五分口徑長四寸五分闊七寸腹徑長八寸闊七寸一分容六升九合重十有三兩兩耳缺蓋有提梁銘七字曰祖辛作彝尊又象人形右執木左執戟按商十四代君曰祖辛蓋祖乙之

子沃甲之兄祖丁之父也其象人形而執木執戟者

殆是其武舞也木當是朱干戟當是兵舞昔舜之時

舞干羽于兩階以格有苗則五帝之前其武舞亦所

不廢武王之樂曰大武而舞如之則三王之後其以

用濟時者又所不敢忘武也豈商之時獨不然耶考

商有天下至祖乙而政復興祖辛繼之而善述其事

則干以自衛戟以攘敵者於祖辛有之也宜銘是器

以旌之又嘗求其用舞之由固有文舞有武舞凡山

川之祀社稷之祀四方之祀與其持盈守文之君皆以羽旄之舞而文舞是也若以武得天下故于是有干舞焉武舞是也祖辛之迹不見於書傳而特有此武舞固可以類求矣博古圖

商立戈卣

立戈

右銘一字作立戈蓋亦示戒之意鍾鼎款識

右通蓋高九寸二分深六寸二分口徑長四寸五分

闊三寸八分腹徑長七寸五分闊六寸容五升三合共重八斤六兩兩耳有提梁銘作立戈形書稱四人綦弁執戈又曰兊之戈在東房則戈於五兵爲利䍐王安石字說戈從一不得已而用欲一而已以是銘其䍐盖亦示戒之意按商有立戈鼎有立戈父甲鼎與此意同是䍐通體兩面狀饕餮閒以雷紋提梁爲虎首盖皆示其防閑之理博古圖

虎兕卣

蓋　兕　罷

兕

右通蓋一尺三寸深六寸四分口徑長三寸八分闊三寸五分腹徑長七寸闊六寸五分容五升三合共重一十斤十有二兩兩耳有提梁蓋與罷銘共二字作兕形語云虎兕出於柙則兕非馴獸有害於人者故昔人用以為罰爵曰稱彼兕觥是也觥既曰兕則宜卣亦有兕是罷提梁之兩端亦象兕首而通體作

饕餮狀豈不有所示其戒耶商尚質於是銘諸彝者或以其形此所以與周彝異耳博古圖

商執爵父丁卣

手執爵父丁

右高八寸四分深七寸七分口徑長三寸七分闊二寸七分腹徑長五寸六分闊三寸五分容三升六合重四斤十有三兩兩耳闕蓋有提梁銘三字上象手

執爵形考[illegible]之狀口引如流下列三足有爵之象旁畫以丮說文謂丮手也禮記曰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則以手附爵者蓋見於如將失之之意非盡其欽而欽者孰能臻此商之君以丁為號者六曰父丁則未詳其何丁也　博古圖

銘三字上一字如手執爵形乂說文謂右手也　鍾鼎款識

商寶卣一

作寶

尊彝

商寶卣二

蓋

器

音釋同前

前一器高五寸深四寸五分口徑長三寸八分腹徑長六寸四分容四升四合重三斤十有三兩兩耳闕

蓋有提梁銘四字

後一器通蓋高六寸八分深四寸八分口徑長三寸

六分闊二寸七分腹徑長六寸八分闊五寸五分容
一升九合共重二斤十有二兩兩耳䦨提梁蓋與器
銘共八字
右二器皆卣也不書作者之名而總謂之尊彝一無
蓋一䦨提梁然製作渾厚而飾以牛形牛之為物能
興民功致民力出作入息而服畎畝之事先王於器
用之間所寓自有理致周司尊彝春祠夏禴所用獻
尊以牛為飾其原蓋出於此博古圖

商瞿祖丁卣

蓋

瞿
犧牛
冊 冊
祖丁
器銘同上

右通蓋高六寸四分深四寸四分口徑長三寸一分闊二寸三分腹徑長四寸八分闊三寸五分容一升五合共重二斤十兩兩耳闕提梁蓋與器銘共十二字曰瞿者質諸經傳無所見而商有瞿父鼎亦作兩目相並正與此卣同實一時之制曰祖丁者商十四

世君祖辛之子也中為犧形下為兩冊皆取象於物而書畫未分至周官司尊彝有曰犧尊者飾以犧牛蓋所因者商之遺意耳畫以兩冊所以為冊命也亦猶康王命畢公而曰冊畢制罷尚象其義如此博古圖

商兄癸卣

丁子王錫爵兩
八丙申貝在寒用

蓋

作兄癸彝十九月

惟王九祀世昌

丁子王錫爵兩八申

貝在寒用作兄癸

罍

彝十九月惟

王九祀世昌鬲

右通蓋高七寸三分深五寸三分口徑二寸一分腹徑四寸容一升六合共重二斤十有二兩兩耳有提梁蓋與罍銘共五十字曰丁子王者按商無謚號皆

以天之十日配之王則三代之同稱也兄癸者則兄弟相承之辭故祀其先王或稱祖丁卣之類或稱父若招父丁爵之類或稱兄若此卣之類又曰惟王九祀者爾雅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其言祀則知此卣之出於商也其末曰世昌者蘄世世昌盛有如此銘也他罍有曰子子孫孫萬年無疆之類也著於禹形者古人於酒罍多以此為飾故尊也爵也皆作此狀蓋欲如禹之炊氣上下交通而已

銘曰丁子疑陰陽剛柔不相配或曰商人尚質如言甲子丁丑也又下文曰丙申未詳其義鐘鼎款識

按癸者成湯父號而此曰兄癸者當是其弟爲兄作也取兄弟相承之義商之銘款或稱祖若祖戊尊祖丙爵之類或稱父若父癸鼎父丁爵之類或稱兄若兄丁尊與此卣之類辭雖不同要之皆祀其先王之器也畫作鬲形者鬲空三足氣由是通上下則用鬲識氣凡欲交通而無閒耳鬲之取象於父

已尊作卆而此則作亞是皆河圖洛書之遺意非書家八法所可議也紹興古器評

商冊卣

蓋 𠕋　冊　器銘同

右通蓋高六寸五分深三寸六分口徑長二寸三分闊一寸八分腹徑長四寸四分闊三寸二分容一升共重二斤五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器銘共二字曰冊且卣所以承君之錫然後享于祖廟之器故必言冊

以紀君之命商之辭略故一言而足是罍頂中作爵

柱以為舉持之具又以綯紐為提梁而其足與蓋皆

著飛鳳相嚮之狀蓋之旁又作山形間以蟬紋純緣

外則以獸首為鼻之飾以夔龍左右環之蓋商罍多

此類也博古圖

商父丙卣

蓋

手執禾

二矢

弓

子

父丙

罍

手執　父丙

二矢　禾

弓　子

右通蓋高一尺三分深六寸三分口徑長三寸九分闊三寸二分腹徑長七寸八分闊六寸二分容六升三合共重一十一斤十有二兩兩耳有提梁蓋與罍銘共一十二字曰父丙禾孫其上又為弓形手執二矢飾以弓矢者意其平日之所嗜好而子孫之所以

享祖考者當以是求之也然禾字全作禾穟之形亦
固有義夫卣所盛者祼也爲之祼者其秬鬯也秬有
一稃二米禀冲氣最盛故昔人用以爲鬯而享神亦
是其誠之不可虛拘也銘禾於卣義固有在耳博古圖

商父巳卣

立戈形父巳

銘三字按此罍文作立戈狀未詳考古圖

右高七寸三分深六寸五分口徑長三寸六分闊三

寸腹徑長七寸四分闊五寸八分容五升有半重六
斤十有二兩兩耳闕蓋有提梁銘三字曰父巳上有
立戈形按商之十世君曰雍巳此曰父巳則是其子
銘其父之祀器也考雍巳之子是為小甲是器當小
甲之世為之作立戈形亦以嗜好求其神也蓋古之
尚象未有不及是者故於是有立戈爵有立戈甗有
立戈癸尊有立戈父癸卣蓋與此意同也其製作質
古真商物也但特亡其蓋耳博古圖

子之字正作立戈形前篇已屢釋之矣所以銘武功

也按商之十世君曰雍已也鐘鼎款識

商父辛卣

蓋

三矢在格上

貝父辛

罍銘同上

右通蓋高一尺深七寸五分口徑長三寸五分闊二

寸六分腹徑長六寸七分闊五寸四分容四升九合

共重七斤五兩兩耳有提梁蓋與罍銘共八字象三

矢之形而以一格立之曰貝父辛按書文侯之命以言平王錫晉文侯也曰用賚爾秬鬯一卣繼之以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則卣之銘三矢者得不紀君惠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三者總數耳又詩言菁菁者莪此育材之詩也而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而釋者謂古者貨貝五貝為朋則人君之錫臣下亦有及於貝者書言大貝在西房蓋國之所寶也以貝銘之卣間是亦象矢之義也父辛則指其人

而已 博古圖

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故平王錫晉文侯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今此罍銘象三矢之形而以一格立之者豈非紀君賜耶古者貨貝五貝為朋復以貝銘之者是非象矢之義也商父乙鼎曰賜賚貝殆與此同意父辛則指其人而已 紹興古罍評

商執匕父丁卣

蓋　父丁（手執匕形）

罏　父丁　音釋同前

右通蓋髙九寸四分深六寸七分口徑長四寸四分闊三寸二分腹徑長七寸七分闊五寸九分容五升九合共重七斤有半兩耳有提梁蓋與罏銘共六字曰父丁又作手執匕形於其上祭祀之義以養為主而匕所以示其養也於禮見之夫雍人掌割烹之事

也而曰概鼎匕俎于雍爨則匕所以載鼎實耳又廪人掌米入之藏也而曰概匕與敦于廪爨則亦以匕載黍稷焉詩曰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則敦與簋皆盛黍稷罷其為用於食明矣然則匕於飲食無所不用宜以養為主也卣之為罷豈非以養為先哉博古圖

商持干父癸卣

孫

持干

父癸

子執干父癸

鍾鼎款識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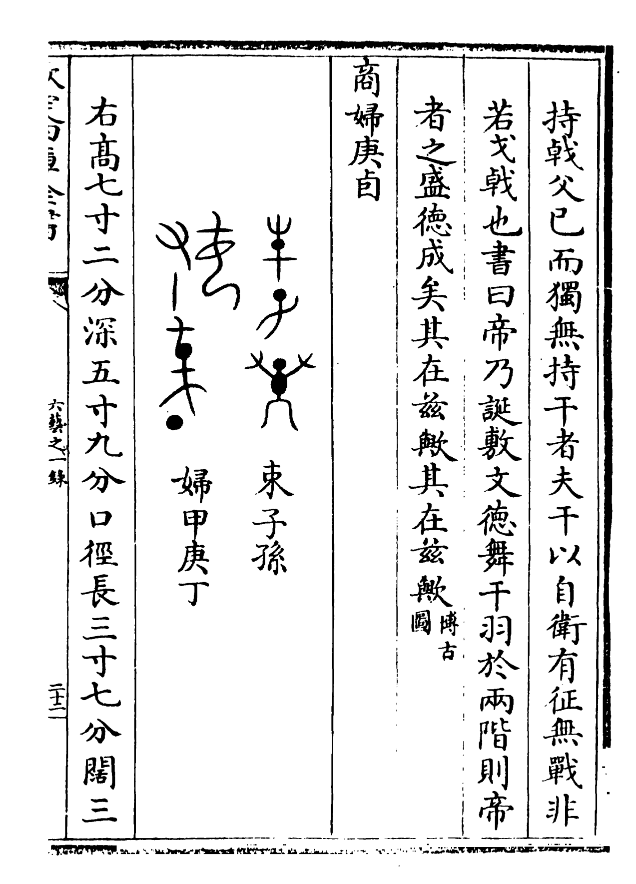
右高七寸八分深六寸七分口徑長四寸五分闊三寸三分腹徑長七寸六分闊五寸九分闕蓋有提梁容六升三合重八斤四兩銘曰父癸而上為人形兩手各持干按周官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然則祭于廟用于賓設于饗禮莫不皆有干舞焉蓋干武舞也有是功斯有是舞以稱之非是則君子不取然古者舞有文武若羽舞皇舞文舞也干舞人舞武舞也詩曰左手執

籥右手秉翟又曰值其鷺羽皆指文舞而言之禮曰
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詩曰萬舞有奕皆指武舞而言
之於是有王者興以武得天下則其廟樂皆有武舞
是罍商物而卣乃薦秬鬯之罍實用於宗廟然其銘
曰父癸則明為子以奉其父者在商之時號報癸者
惟成湯之父故今所藏彝罍凡商物銘癸者皆歸之
報癸然則用舞於癸廟亦宜以其子之所有而薦之
湯以武得天下其所舞者朱干玉戚也故於罍以干

名之然其銘象人形兩手各執干而不以玉戚兼之者亦取夫干以自衛不事乎兵之道歟且黄帝堯舜以至三王其所謂文武之樂莫不有之故有樂則舞從焉是以舞文者若黄帝之雲門堯之大咸舜之大韶夏之大夏是也舞武者若湯之大濩武王之大武是也然而舜用大韶之文舞而亦有所謂舞干者方時有苗為之孽則不可無武備耳要之以德為主也且頃所藏彝𤮊有持刀父已有立戈父甲又有所謂

持戟父已而獨無持干者夫干以自衛有征無戰非若戈戟也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則帝者之盛德成矣其在茲歟其在茲歟（博古圖）

商婦庚卣



束子孫

婦甲庚丁

右高七寸二分深五寸九分口徑長三寸七分闊三

寸腹徑長七寸七分闊五寸九分容五升四合重六
斤十有二兩兩耳闕蓋有提梁銘七字其一字泯滅
不可考餘曰子孫婦甲庚丁夫彝罍多以子孫銘之
以其承祖考之祀者有在于是若乃中饋之職從其
夫以相祀事此又婦之於姑舅禮所不廢蓋以人道
而祀神則宗廟致欽之義婦宜預焉詩言君婦莫莫
為豆孔庶是也關雎之美后妃采蘩之詠夫人采蘋
之語大夫妻莫不皆以供祭祀為先耳然古者婦之

預祭惟宗廟則從至於外祀則莫從也故必言子孫婦以别其宗廟之祀歟曰甲庚丁者祭之日也夫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宗廟之祀當用柔日而此兼甲庚何哉蓋春秋言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繹則宗廟正祭必用柔日而至于繹祭則無害其用剛日也天有十日地有十二辰日辰未嘗不相配而言如辛巳壬午之類是矣且此獨言日而不言辰者以言日則辰從之昔人言簡而意足故其銘如此

博古圖

銘七字其一字泯滅不可考餘曰子孫婦甲庚丁其泯滅者髣髴一東字未詳其義（鐘鼎款識）

商父舉卣

辛父舉

右通蓋高九寸五分深六寸一分口徑長三寸六分闊二寸六分腹徑長七寸九分闊五寸四分容五升二合共重六斤有半兩耳有提梁銘三字曰辛父舉

按周有天下立二王後乃封紂子武庚於宋以續商

祀武庚被誅又命微子啓代商後俾得用天子禮樂故凡罷用服飾一遵商制詩所謂亦白其馬以商尚白而不從周之尚赤也然則宗廟祭祀其亦遵商明矣自微子至於僖公舉實為八世則其得用商禮可知是卣商卣也曰父舉則是為僖公舉也博古圖

商史卣

史

右高七寸一分深六寸一分口徑長四寸一分闊三

寸腹徑長七寸三分闊五寸四分容五升二合重五斤兩耳關提梁銘一字曰史者史言其官有以史為氏族者因官而受氏焉今有爵銘三字曰史父辛字畫相類則是史名其官是卣狀饕餮而環以連珠文縟典雅真商物也博古圖

商持刀父已卣

子執刀作父已

蓋

寶尊彝

巵

音釋同上

右通蓋高六寸八分深四寸三分口徑長四寸闊三寸一分腹徑長六寸闊四寸九分容二升八合共重三斤十有三兩兩耳有提梁蓋與巵銘共一十四字父已者商君也子字象形而右手持刀按商祖乙卣亦作此象蓋欲示孝子親職其勞以明割牲之義詩云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凡以是也博古圖

銘言父已者商君也子象形而右手持刀按商祖乙

卣銘文皆類此 鍾鼎款識

商母乙卣 鍾鼎款識作丙寅卣

蓋

丙寅王錫貝

朋用作母乙彝

器

音釋同前

右通蓋高八寸六分深五寸六分口徑長三寸八分

闊三寸腹徑長七寸一分闊四寸二分容三升五合
共重五斤一兩兩耳有提梁蓋與罍銘共二十二字
曰丙寅王錫者以甲子推之商建國始於庚戌歷十
七年而有丙寅正在仲壬即位之二年也其曰王錫
則王之錫賚功臣之罍如周分文侯之卣亦王之所
錫也故記禮者以謂賜圭瓚然後為鬯則知此罍非
臣下之所專有又曰作毋乙彝者如詩言文毋同意
考商周之時立子生商者有娀也故長發之禘及之

厥初生民者姜嫄也故雖之禘及之是皆率親之義耳葢知是卣乃王錫臣工以追享其母氏者歟以夫家廟未嘗無合食也博古圖

是器乃王錫臣工以追享其母氏者也鐘鼎款識

商䢅父辛卣

蓋

䢅止父辛

䢅作父辛

旅彝亞

旅彝亞

罍

[seal script inscription] 同上

冀者國名也後以爲氏父辛商號也旅彝者旅舉其象也其後作亞形鐘鼎款識

右通蓋高六寸三分深四寸二分口徑長三寸九分闊二寸九分腹徑長五寸五分闊四寸容二升三合共重四斤有半兩耳有提梁蓋與罍銘共一十四字

冀者國名也昔人受封於此則後世食采於所封之

地復以為氏焉父辛商號也曰旅彝者昔人嘗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旅舉其衆也考諸款識甗曰旅甗敦曰旅敦匜曰旅匜簠曰旅簠義率如此其後作亞形者又以象其藏主石室之制蓋宗廟之器也博古圖

冀者國名唐虞之都也昔人受封于此後世食采於所封之地故復以為氏父辛商君之號也旅彝者旅以言其衆實其非一器耳如張伯旅匜叔作旅匜之

類是也作圜若亞形者所以象廟室則又知其為宗廟之彝矣紹興古器評

商祖庚卣蓋

史

祖庚

右高四寸二分長五寸九分闊四寸七分重二斤六兩銘曰祖庚史且商二十五代之君曰祖庚實為武丁氏之子是彝銘曰祖庚史則商庚時史之卣也蓋

臣之享家廟非君錫彛罍則不可專者故以祖庚史銘之蓋之銘如此則其罍亦當有是銘此特失其罍耳按周宰辟父敦蓋與罍之銘各七十五字周郁敦蓋與罍之銘各一百七字略無少異獨周仲駒敦蓋與罍銘雖同而罍銘則可以順讀蓋銘則反是以此少異耳異時茲罍一出其罍與蓋銘亦必相合焉博古圖

商子父癸卣 呂氏考古圖作持戈父癸卣

子
執戈
父癸

按考古云此罍藏廬江李氏子執戈者子為父癸作此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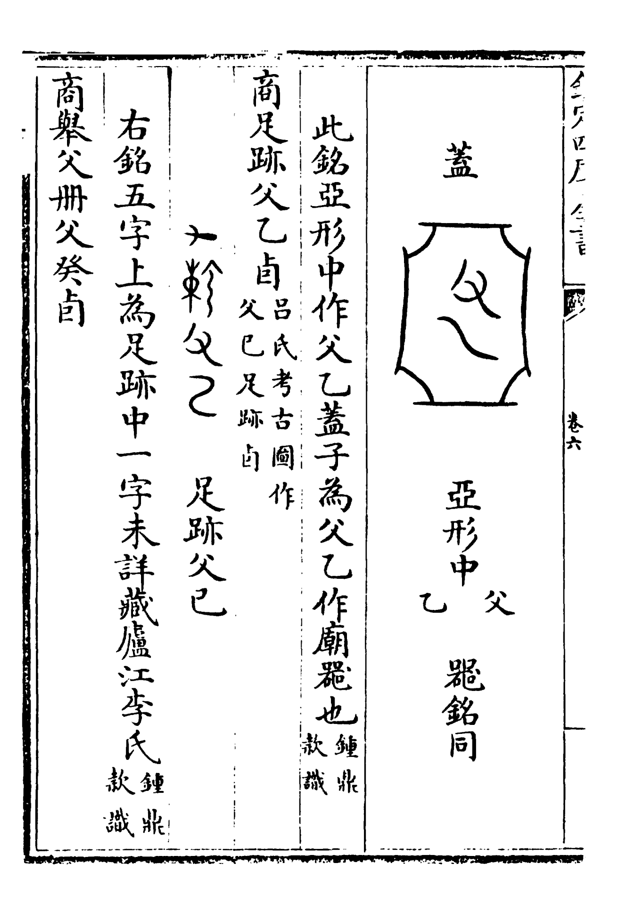
商木父己卣

蓋

木父己　罍銘同

按父已即其名或字考古云木者恐其氏族也　鐘鼎款識

商亞父乙卣



蓋

亞形中
父乙
罍銘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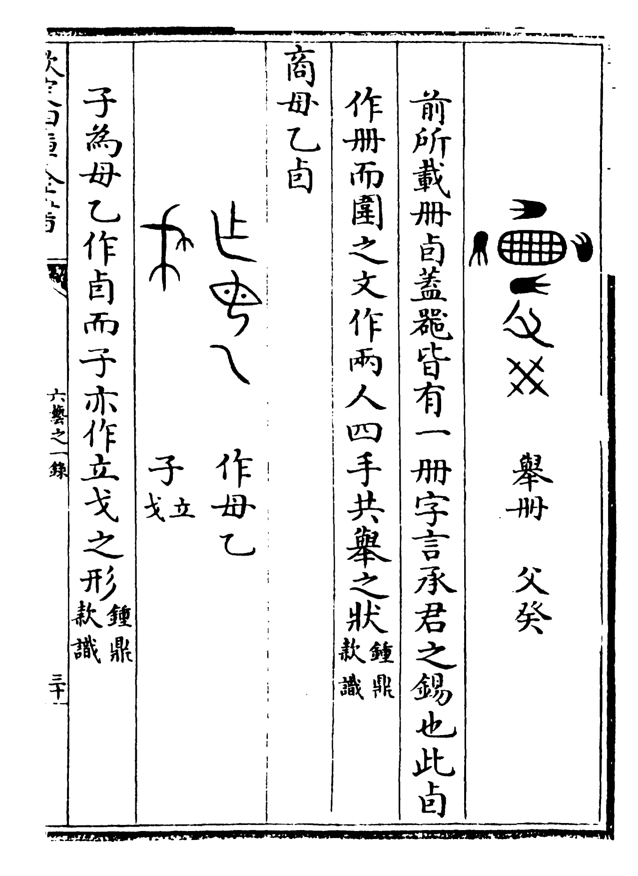
此銘亞形中作父乙蓋子為父乙作廟罍也鐘鼎款識

商足跡父乙卣呂氏考古圖作父巳足跡卣

足跡父巳

右銘五字上為足跡中一字未詳藏廬江李氏鐘鼎款識

商舉父冊父癸卣



舉冊 父癸

前所載冊卣蓋罍皆有一冊字言承君之錫也此卣作冊而圍之文作兩人四手共舉之狀 鐘鼎款識

商母乙卣

作母乙

子 立戈

子為母乙作卣而子亦作立戈之形 鐘鼎款識

商子孫父已卣　呂氏考古圖作父乙卣

析子孫父乙

李伯時所藏子孫父乙卣作非而此作卝皆析字也

博古錄析子孫有貽厥子孫之意　鍾鼎款識

商舉已卣

罍與蓋銘共四字以舉名罍者多矣在彝則有已舉而尊之銘則有中舉李公麟得古爵於壽陽銘亦曰已舉以是知舉者非特是卣蓋舉之字從手從與以

手致而與人之義彛也尊也爵也卣也因獻酬而舉之故皆銘曰舉如杜蕢洗而揚觶以飲平公因謂之杜舉是也已則商之雍已焉紹興古罍評

商父丁舉卣

蓋與罍銘共六字罍之銘舉者多矣類皆取獻酬而舉之之義若父丁則商號也是罍文鏤簡古有尚質之風其商人之爲乎紹興古罍評

商提梁兕卣

罍與蓋銘共六字一字未詳餘作兩兕形昔人嘗取兕角以為觥曰兕觥郭璞有山海經圖賛曰皮充武備角用照文德古人取於兕者如此是罍提梁為綱紐蓋與純緣之外飾以雷紋環以連珠規模文鏤頗類商父舉卣而又通體皆作赭色綴以緑花在商罍尤為美觀者也紹興古罍評

六藝之一録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許思光

篆隸監生臣郎錦騊

六藝之一録卷七

錢唐倪濤撰

金罍款識七

周卣

周淮父卣

穆從師淮父戍于古阜𦤎歷錫貝山

蓋

𨥫穆拜稽首對揚

巵

師淮父休用作文
考日乙寶尊彝
其子孫永福 立戈形

音釋

同前

右通蓋高六寸八分深四寸四分口徑長三寸九分

闊二寸九分腹徑長五寸八分闊四寸七分容二升三合共重五斤一兩兩耳有提梁蓋與罍銘共八十二字其曰穆從師淮父戍于古者穆與淮父索諸經傳悉無所見戍則如詩言遣戍役之戍謂穆從淮父以戍役于古也按曲禮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則此曰文考者蓋後世追享之罍耳夫卣非燕享之罍惟祀宗廟之神則用之其所盛則秬鬯也且君錫臣以秬鬯之祼其始則盛於卣其終則祼於彝所以求

神於陰者曰日乙者舉其日之吉也亦猶大夫始鼎曰日己寶鼎文考尊曰日癸尊彝之類舉日之吉者所以嚴其事也博古圖

周單癸卣

冋。選單冋

癸夙夕饗爾

蓋

宗尊彝其以父

子豊作父癸旅車

文考日癸乃方

罍

音釋同上

銘曰夙夕饗爾宗則是享禮所用之卣是罍乃單冏

作父癸卣

鍾鼎款識

右通蓋高五寸八分深四寸口徑長三寸六分闊二寸七分腹徑長六寸五分闊四寸三分容二升一合共重三斤二兩兩耳闕提梁蓋與器銘共五十八字曰夙夕饗爾宗則是饗禮所用之卣宗者如禮記所言大宗小宗之類非諸侯之傳姓者也是器乃單作父癸卣然先曰饗爾宗則癸於單族蓋是其宗耳初河南岸圯張燾者得數十物而此卣是其一復有數器雖形制不同皆有單景字疑皆一時物如所謂單

從彝單從舟單從鼎單從盉者是也獨單父乙鼎單氏類異又文皆少於癸卣豈詳於此則略於彼其互相備耶博古圖

周有單子歷世不絕為賢卿士其族有襄公頃公靖公獻公穆公凡數世特景者不見於經傳豈亦斯人之族歟宣和博古圖載單從舟單從盉之類皆有單景字必一時物也古罷評

周州卣

蓋　州作父乙寶彝

罷　音釋同上

右卣蓋罷皆有銘文同曰州者不知其為名與氏也

鍾鼎款識

右通蓋高六寸六分深四寸五分口徑長三寸一分
闊二寸五分腹徑長六寸五分闊五寸八分容三升
二合共重四斤十有二兩兩耳有提梁蓋與罷銘共

一十二字曰州作父乙寶彝按州出於來國之後以州為氏在晉有大夫州綽在衛有大夫州吁其為氏則一耳卣非庶人可有是乃當時公侯卿士世祿之家此所以著姓言之也是罍特以四鳳為飾於蓋與罍之上鳳之為物有其時則見非其時則隱其出處語默類有道者故翔於千仞則覽德而下九成之後則番然來儀然將以是飾之於罍豈可非其所有而命之耶博古圖

周孫卣

(銘文)

右通蓋高八寸深五寸六分口徑長三寸七分闊二寸九分腹徑長七寸一分闊五寸五分容四升共重五斤十有二兩兩耳有提梁銘一字曰孫狀尸形蓋孫可以為王父尸而神依人而行託物而見則其視聽食息有足以形容此古人所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尸而祝之者蓋不逃乎此理是䑓特刻其

人形以銘之豈不欲其神之有依託歟卣正祀神之

器而盛祼也所以求神者得無推其類哉古人作字

象形蓋莫不有旨意耳博古圖

周樂司徒卣

樂大司徒

子象之子

弘作旅卣

其眉壽子𡕥

右高九寸深八寸九分口徑長三寸八分闊三寸三分腹徑長七寸五分闊六寸容七升八合重五斤有半銘二十有二字周官有天地四時之職是為六卿惟大司徒實掌地事曰樂大司徒則樂者姓氏也宋戴公四世之孫有曰樂莒而後世子孫因以為氏又曰司徒子象之子洪作旅卣蓋言司徒之孫作是彝也按王安石字說衆曰旅則知旅卣者非一彝也蓋

[篆文]

孫₌永寶用

旅進旅退非一之狀猶編鍾編磬之類是矣是鼎𠤎

他卣而復有鼻且著地無足當是旅卣之別耳 博古圖

周尹卣

[篆文銘文]

亞形中

惟十有二月王初祭旁

唯還在周辰在庚申

王飲西宫𤋲成釐尹錫臣

雉㸚揚尹休高對作

父丙寶尊彝尹其亘萬

年壽乃永魯無競在
服祀長侯其子孫寶用

右高三寸八分闊二寸一分長五寸三分重二斤有
二兩銘六十四字獨一字漫滅不可考按是甗蓋尹
休高對揚君命而作父丙寶尊彝也昔人作甗未甞
不尊君命而謹其時日故曰惟十有二月王初祭旁
又曰辰在庚申言旁者則書之言哉生魄旁死魄之
類也言庚申則又指其日辰矣消日之設不獨用於

祀事至於錫命造罍罔不先此而况卣所以格有廟
昭功德以示臣子之孝可不謹其始耶又曰尹其亘
萬年受乃永則受讀當作壽古人用字或如此示其
理之所在是罍之盖兩面狀饕餮作四觚稜如山形
而屹起純緣之上飾以八𢀖雷紋間之精製且古但
其罍不存耳博古圖

周伯寶卣一

蓋 白乍寶

伯作寶

尊彝

器

同上

周伯寶卣二

伯作寶

蓋

尊彝

周伯寶卣三

器

同上

蓋

伯作寶
尊彝

器

同上

第一罍通蓋高六寸八分深四寸五分口徑長四寸一分闊二寸二分腹徑長五寸六分闊四寸五分容一升九合共重三斤有半兩耳有提梁蓋與罍銘共一十字

第二罍通蓋高八寸深四寸八分口徑長三寸八分闊二寸六分腹徑長五寸三分闊四寸一分容二升四合共重四斤四兩有半兩耳有提梁蓋與罍銘共一十字

第三罍通蓋高七寸二分深四寸四分口徑長二寸九分闊二寸二分腹徑長四寸五分闊三寸九分容一升七合共重三斤五兩兩耳有提梁蓋與罍銘共一十字

右前一罍蓋與脰腹於雷紋地隱起夔狀蓋之蒂復著一夔腹之兩面介其中為獸首足飾黄目提梁為絢紐耳作兩象首後二罍腹背純素惟蓋罍之純緣與足作夔狀間以雷紋提梁無文采而耳作獸首與

前一罍稍異然三罍銘文皆曰伯作寶尊彝當是一時物且古之以官稱伯者有二焉曰侯伯此五等之爵也曰方伯連帥則在五等之外所以率諸侯者盖其為伯則宜有以作彝罍以告于前人如作寶彝之類是也或以伯仲稱者或以其字稱者必有一於是也然是罍乃卣而識曰作寶彝今所藏古罍有鼎一彝一尊一皆作寶尊彝為銘蓋先王之於罍用未有不以常法為貴者也博古圖

周大中卣

大中作

父丁尊

右高四寸五分深四寸口徑長三寸八分闊二寸八分腹徑長五寸闊四寸容二升重二斤一兩兩耳闕蓋有提梁銘六字曰大中作父丁尊大中當是父丁之子丁者十日之號自商之君以是為紀而周亦有之商之䍃有父戊爵父已斝父庚爵父辛爵父癸爵

父乙觚是皆以日為號也至於父丁爵招父丁爵父丁盉則又與此言父丁者同耳於周則復有父乙鼎丁父鬲是亦父丁之義以類求之則於古庶不謬焉

博古圖

大中當是父丁之子言丁者商君之號配以十干恐周初接商末罷耳

鍾鼎款識

周父乙卣

鍾鼎款識作商罷

蓋

蓋

亞形中 父乙 罍銘同

右通蓋高一尺一寸深八寸六分口徑長三寸一分闊三寸腹徑長六寸闊五寸九分容四升七合共重七斤四兩兩耳有提梁蓋與罍銘共四字蓋與罍足之上各為八蟠夔亦周以連珠以雷紋間之蓋上又飾以兩獸以夔首為提梁且有連鼻然而亞形中為父乙字蓋有上而下為之亞有左而右為之亞言乙

則亞甲也析蓋古之姓氏如衛大夫析木鉏是也析氏子孫仲軺者用作父乙卣則其理明博古圖

周公卣

蓋與器銘共十字古之彝器銘載不一或但紀其壽而不言氏族姓名者如周寶卣曰伯作寶尊彝此器曰公作寶尊彝是也觀其紋縷華縟爛然溢目非成周文備之時疇能臻此精妙耶紹興古器評

周史卣

史者言其官也有以史為氏族者因官而受氏也商卣亦有銘之曰史者其意殊類是耶是罍通體作饕餮雷紋設飾甚華而色若蒼玉蓋晚周精工所製也

銘一字紹興古罍評

金罍款識

瓶壺總説

禮罍之設壺居一焉在夏商之時總曰尊彛逮于周監二代則損益大備故烝嘗饋獻凡用兩壺次於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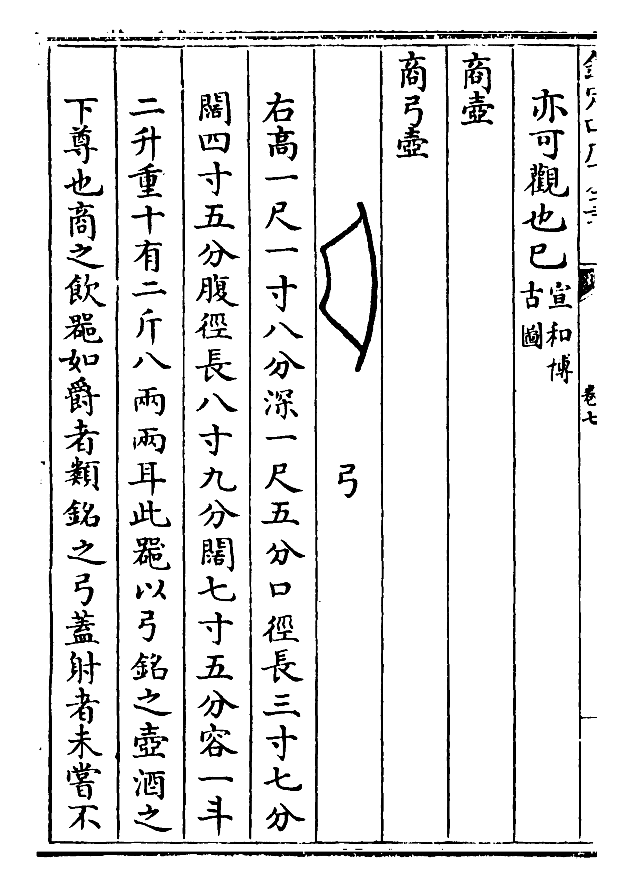
爇用於門內燕壺用雖一而方圜有異故燕禮與夫
大射卿大夫則皆用圜壺以其大夫尊之所有事示
為臣者有直方之義故用方以其士旅食卑之所有
事示為士者以順命為宜故用圜壺之方圜蓋見於
此至於聘禮梁在北而八壺南陳梁在西而六壺東
陳蓋東蠢以動出而有接南假以大顯而文明乃動
而應物以相見之時也以壺為設豈不宜哉且詩言
韓侯取妻亦曰清酒百壺壺非特宗廟之踞凡燕射

昏聘無適而不用焉故其制度銘刻不一蓋自三代以來禮不相襲迄于秦漢去古既久而制作愈失故有刻木繪漆皆出諸儒一時之臆論夫尊以壺為下蓋盛酒之罍而瓶者亦用之以盛酒者也此周人有瓶之罄矣之詩然後知瓶亦古人之所用者然其字從瓦所以貴其質而此皆以銅復作螭麟鸚鵡之飾蓋古人大體至漢蓋雕鏤矣然賈至稱漢雜三代之政而王通亦謂捨兩漢安之則制作有出於此者宜

亦可觀也已宣和博古圖

商壺

商弓壺



右高一尺一寸八分深一尺五分口徑長三寸七分闊四寸五分腹徑長八寸九分闊七寸五分容一斗二升重十有二斤八兩兩耳此器以弓銘之壺酒之下尊也商之飲器如爵者類銘之弓蓋射者未嘗不

繼之飲以其禮難所以强世者也故寓於人情之所易此記禮者之於鄉飲以謂吾觀於鄉則知王道之易易者其在是歟觀其兩耳可以貫繩是必繫而挈之者製作簡樸比周罍則質勝之博古圖

商貫耳弓壺銘一字作弓形按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則知古之射也未嘗不飲而壺者酒之下尊也非特為宗廟之罍凡燕射昏聘無適而不用焉銘之以

弓意謂是㪉觀其兩耳通貫可繫以挈制作渾厚而文飾精緻蓋商盛時物耶紹興古器評

商欽姬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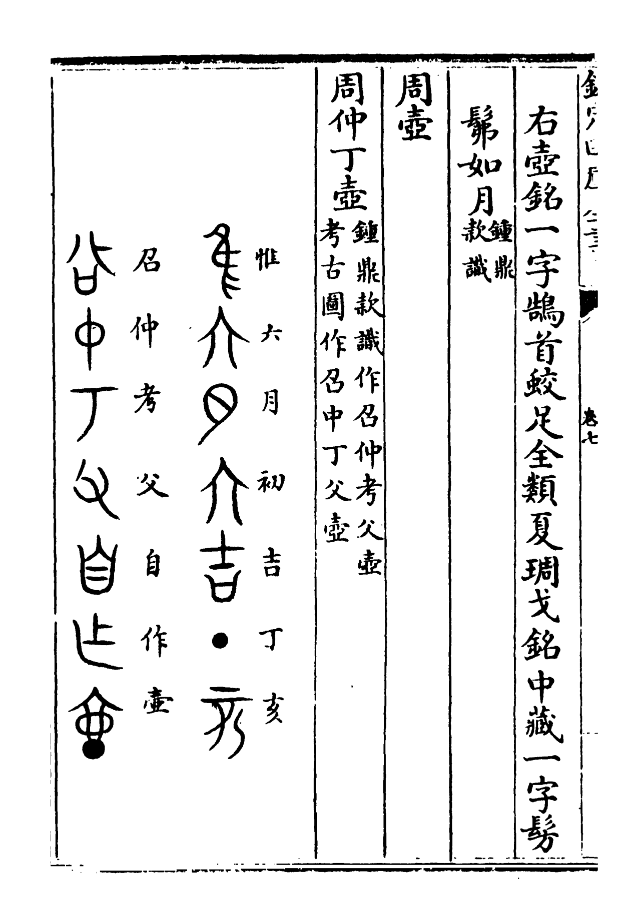
欽姬作寶彝

右通蓋高一尺四寸六分深一尺一寸五分口徑二寸八分腹徑四寸四分容五升四合其重五斤四兩兩耳銘五字曰欽姬者蓋其氏族也古之氏族或以

王父字或以謚或以世系所封之地於是後世子孫以之女子皆得以通稱之若曰有娀氏之女者蓋以娀國為言也若曰孟姜者蓋以姜姓為言也若曰緜女者蓋以緜公之謚為言也此言欽姬凡此類耳是罍則壺也制樣典古畧不加雕鏤之飾而曰作寶彝真所謂法度之罍也博古圖

商蛟篆壺

月



右壺銘一字鵲首蛟足全類夏琱戈銘中藏一字髣髴如月鍾鼎款識

周壺

周仲丁壺

鍾鼎款識作召仲考父壺考古圖作召中丁父壺

惟六月初吉丁亥

召仲考父自作壺

用祀用饗多福滂

用蘄眉壽萬

年無彊子子孫孫

永寶是尚

右高一尺五寸二分深一尺三寸四分口徑七寸七
分腹徑一尺一寸一分容二升有半重二十一斤十
有二兩兩耳連環銘三十七字小篆壺字壼上為蓋
中為耳下為足正皆象形而此壺字其省文更奇體
類大篆年已加千周宣已後物也召仲丁雖無見於
傳記然周有召伯召虎最為聞家令姓豈其功臣之
世賢者之類耶而文曰用祀用饗多福滂語極典古
周禮朝踐用兩壺尊用祀之謂也左傳周景王燕晉

文伯尊以魯壺用饗之謂也許慎曰渥衍沛滂言多福與渥澤也坊記曰恭則用祭器故知此壺之設祀饗兼用之也是罍耳為饕餮紋結蟲獸此周罍之重大完好者也博古圖

周仲丁壺二一罍銘八字一罍銘三十七字按周有召伯召虎最為著姓此曰召仲丁父豈其苗裔乎壺字小篆作壺上為蓋中為耳下為足皆象形也今此壺字作亞體類大篆文省而意足尤為奇古二罍雖

形制圓匾或異銘識詳畧之不同然作彝之人則一也紹興古器評

周饕餮立戈壺

銘二字上為立戈形下作鳥形上古彝器著以五兵者往往有之其意固可以類推也烏性至孝有反哺之德豈用宗廟之彝所以致孝享歟觀其文鏤精緻遍體作雷紋饕餮實為周物而規模制作頗類商弓壺殆有所祖述耳紹興古彝評

漢壺

漢太官壺

太官銅鍾容一斛建

武二十年工伍輿造

考工令史丞或令

通主太僕監掾蒼省

右高一尺五寸深一尺三寸口徑五寸八分腹徑一尺一寸容二斗九升五合重二十一斤二兩兩耳連

環銘三十二字按建武者漢之年號也東漢之盛惟建武永平號為極治而光武之初嵗稱建武歷三十一年復稱建武中元而此曰建武者蓋即位之年號非建武中元之年也二十年嵗在甲辰乃東夷率衆內附正極治之時自伍與至蒼省蓋其作工造與大監掾之姓名耳此罍體制類壺而銘曰鍾者王安石以鍾字從金從重以止為體蓋飲無以節之則流而生禍所以銘鍾者欲其止而不流也蓋壺以取形鍾

以示戒故說文以鍾為酒罌其義如之博古圖

漢綏和壺

綏和元年供王昌爲 綏和元年供王昌為
湯官造世鍊銅黃塗 湯官造世鍊銅黃塗
壺容二斗重十二斤 壺容二斗重十二斤
八兩塗工乳護級掾 八兩塗工乳獲級掾
臨主守右丞同守令 臨主守右丞同守令
寶省 寶省

按漢成帝即位二十有六年始改元綏和而此壺作于是歲也鐘鼎款識

銘四十二字全用漢篆體兼有八分之致墨林快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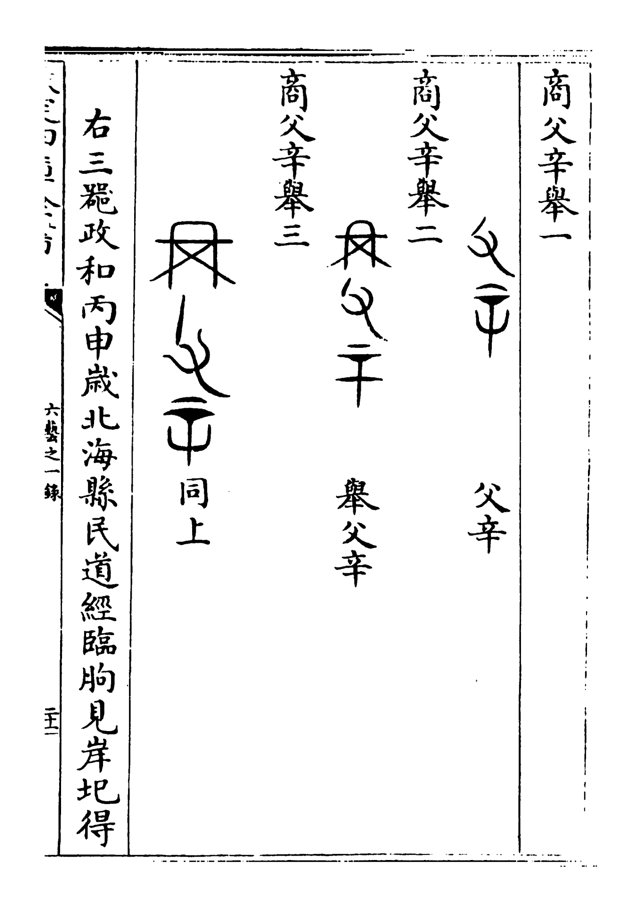
商舉

商癸舉

✕

癸

銘一字曰癸小篆㸚為四草癸鼎𠅉則一草三包此則皆無草意耳鐘鼎款識



商父辛舉一

商父辛舉二

商父辛舉三

右三罍政和丙申歲北海縣民道經臨朐見岸圮得

之銘曰父辛後二罍又曰舉父辛殆一時所作鐘鼎款識

商父己舉

林父乙

舉字按集韻云㪯音舉支鬲也鐘鼎款識

金罍款識

觚斝斗卮觶角總說

夫告戒不生於理之有餘而起於言之不足大道之

世天下為公何嘗切切於是迨夫禮義修於後世之

僞法度立於至情之衰故創一罍則必有名指一名則必有戒異代因襲不一而足自三王以來各名其一代之罍至周則又復推廣然皆所以示丁寧告戒之意曰斝曰觚曰斗曰卮曰觶曰角之類是也嘗讀詩至賔之初筵有曰賔既醉止載號載呶其終也至於由醉之言俾出童羖然後知酒之敗常有如此者敗常若是安得而不喧哉先王制斝所以戒其喧也又曰側弁之俄屢舞傞傞而繼之以醉而不出是謂

伐德然後知酒之敗德有如此者敗德若是安得而不孤哉先王制觚所以戒其孤也至於斗亦法度之所在昔人固有酌以大斗者若成王養老乞言而載於行葦之詩者也惟巵不見於禮經而莊周謂巵言日出者以其言猶巵之用有反復而無窮焉且玉巵上壽見於漢祖而樊將軍亦有巵酒之賜則知巵之為器其來尚矣若夫觶與角則以類相從故昔之禮學者謂諸觴其形惟一特於所實之數多少則名自

是而判焉故三升則為觶四升則為角及其飲也尊者舉觶卑者舉角如是而已耳然禮失於古遠之後而尊爵飲巵之類往往變而用木形製既陋而復加以髹漆内赤外黑彩繪華絢悉乖所傳是非莫得而考正殊不知三代範金以寓典法負然不同及觀此巵一出非徒足以取證其謬而亦悟先儒之可笑矣

商觚

商合孫祖丁觚

孫
孫祖丁

右高八寸五分深五寸六分口徑四寸八分容八合重一斤二兩銘三字茲罍著形為兩孫而又曰祖丁者自名也子子孫孫詩人必取象於物所傳有無窮之意觚名合孫猶是義皆存乎戒此罍於當中屹起四棱以考其世書人飲惟祀德將無醉飾以夔又加以饕餮無貪濁之患而知所懲矣博古圖

銘作兩孫相向故曰合孫亦子子孫孫之義也鐘鼎款識

商子乙觚

父丁 子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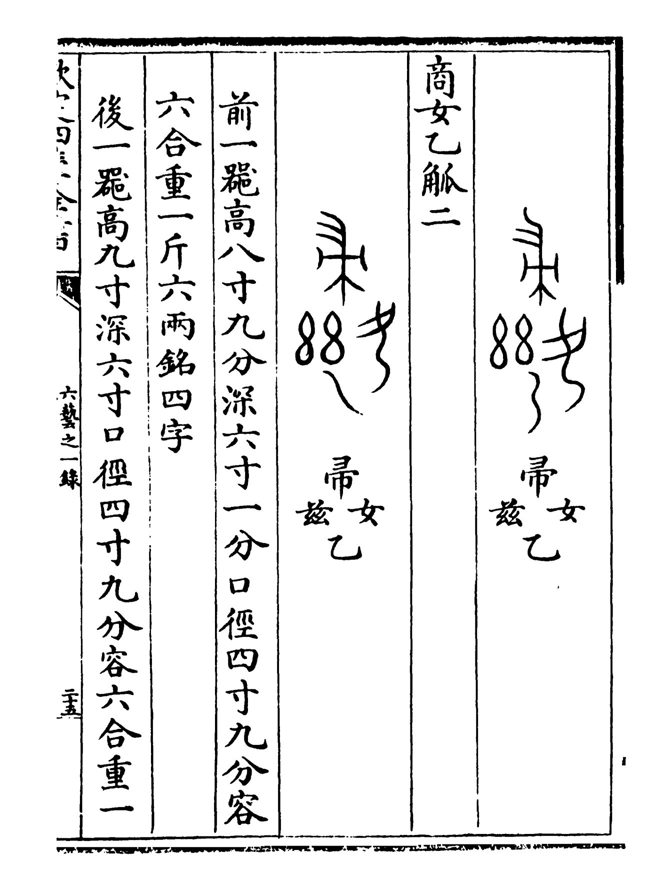
右高六寸八分深四寸八分口徑四寸二分容七合重一斤銘四字曰父丁子乙按商之君其號丁則有曰沃丁仲丁祖丁武丁庚丁太丁者其號乙則有曰祖乙小乙武乙獨曰乙者然而太丁之子曰乙則知

父丁子乙者正謂此耳在昔彝器之銘有止言其父以明其子有止銘其子以昭其皇考者惟此器既言其父又言其子其銘特與它器不類蓋昔人不相沿襲自為一家之語然於義則未始不同焉其所以不同者特其或詳或畧耳博古圖

太丁之子獨曰乙則知父丁子乙者正太丁之子耳

鐘鼎款識

商女乙觚一



商女乙觚二

帚 女
茲 乙

前一罷高八寸九分深六寸一分口徑四寸九分容六合重一斤六兩銘四字

後一罷高九寸深六寸口徑四寸九分容六合重一

斤八兩銘四字

右二罍製作相類乙者商之君號兹女者葢女之作是罍以享於考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葢女亦預祀事也帚者許慎曰箕帚婦昔呂公息女願為高祖箕帚之妾曲禮有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灑掃鄭康成以為酒漿掃灑婦女之職也古人之親固當報本反始以致孝享而於罍用之間必著所職者葢亦不忘父享之教而謹

其所有事故也是罍胆刻四山腹足間作散雲布為
饕餮面目雲稍蟠細縷宛轉相間葢從雲雷生氣所
謂刻畫雲氣也與已舉爵文正同所以皆為飲罍而
足間細工可握可拱者是臣拜君酢朝服而跪受之
端身而飲仰而盡奠於地而復拜與圭笏相為用而
禮容便具則一罍之所該使聖人制作之意可思過
半故曰觚者法度之罍也庸可忽哉韓非子曰禹作
祭罍而觴酌有綵其腰間有可綰繫處上為四蟲所

謂小蟲爲雕琢也博古圖

商父乙觚

亞父乙

右高八寸九分深五寸七分口徑五寸一分容八合重一斤六兩銘三字按商紀言乙者有五而此曰父乙莫知其何乙也亞乃藏主廟室之形此罷脰間純素不作四稜腹足飾以雲雷取象澤物製作之妙曷以加此圖博古

亞之為義或主於獻或主於彝又曰凡彝之有亞形者皆為廟彝蓋亞形所以象廟室耳父乙則商君之號商人以此銘彝者多矣固可以類推也紹興古彝評

亞次也又亞乃藏主石室是亦宗廟之彝耳鐘鼎款識

商木觚

木

右高一尺一寸深七寸六分口徑五寸二分容八合重一斤九兩銘一字曰木昔之作詩者嘗借仁於樛

木而王安石以木為仁類則木者仁也觚爵飲罷而取象於此蓋嘗禘鄉射與夫燕饗之間未嘗不以仁為主耳（博古圖）

商立戈觚（鍾鼎款識作甲子觚）

甲子

蓋子為父甲作此觚而子之字正作立戈之形所以銘武功也（鍾鼎款識）

右高九寸深五寸八分口徑五寸二分容七合重一

斤三兩銘二字曰甲者商君也葢商有小甲河亶甲沃甲陽甲祖甲之五君耳又商人制䶵多為物象故著立戈以寓其戒觚之為䶵既以孤為義矣又復作戈以示焉信乎所謂無彝酒者也豈特此哉鼎也甗也皆以是為飾則知古人所欲作者不獨飲而已是觚也腹無四棱而款識高古非商初之制無以及此

博古圖

商奕車觚

奕車

銘上一字曰奕古無以奕受氏者殆作罷者之名耳下一字作挽車之形鍾鼎款識

右高九寸九分深六寸六分口徑五寸六分容八合重一斤一十兩銘二字按此罷觚也視其隱起雷紋與夫饕餮之飾實符商制其銘文為奕古無以奕受

氏者殆作罷多著名於此其一則為輓車之形蓋車軼則致敗而酒之流足以敗德疑是為卒飲之戒博古

圖

商父庚觚

父庚

右高八寸四分深五寸二分口徑五寸一分容七合重一斤七兩銘二字按商紀有太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曰父庚者宜出於是商父庚爵款識頗與此同

意皆商一時之制也許慎以為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今此庚字彷彿垂實之形故知先王取象命意各有攸當又商彝銘文特簡畧淳古其文一二言而足如此彝是也博古圖

按商有大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謂之庚必出于是說文云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今此庚字與商庚鼎庚字筆法小異然皆彷彿有垂實之形古篆取象命意之妙如此紹興古彝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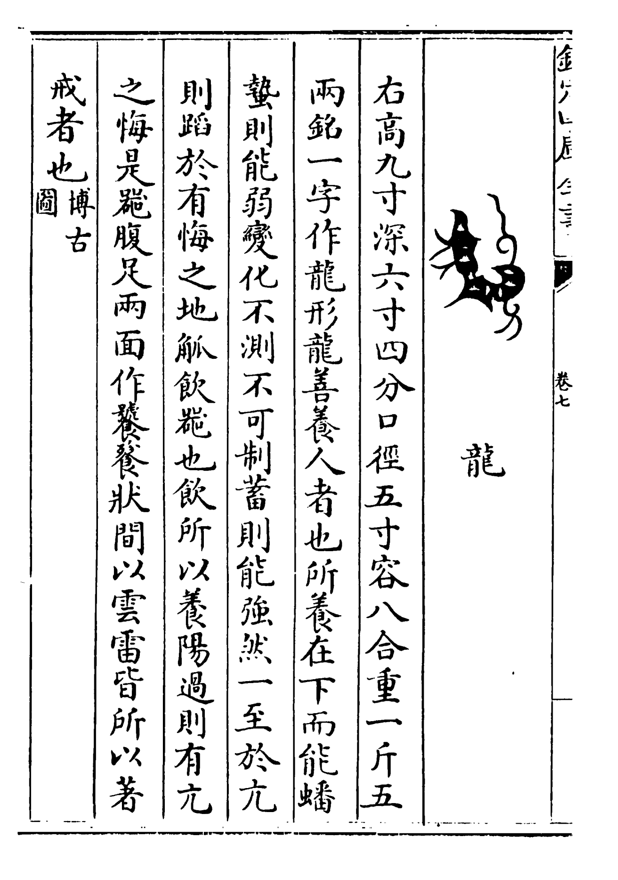
商父舟觚

父皿

父舟

右高一尺深六寸八分口徑五寸四分容八合重一斤十有二兩銘二字曰父舟此觚也而謂之舟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觚飲器也酒能成禮亦能敗德蓋有舟之義焉是器足腹為饕餮蘷虺之狀皆取鑄鼎象物之飾凡所以為飲者之規焉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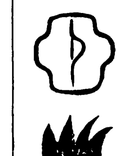
商龍觚



龍

右高九寸深六寸四分口徑五寸容八合重一斤五兩銘一字作龍形龍善養人者也所養在下而能蟠蟄則能弱變化不測不可制蓄則能強然一至於亢則蹈於有悔之地𠂢飲龍也飲所以養陽過則有亢之悔是龍腹足兩面作饕餮狀間以雲雷皆所以著戒者也博古圖

商亞形觚



亞形中節

右高一尺五分深七寸一分口徑五寸九分容八合重二斤五兩其銘作亞形而亞形内外僅如畫象不可辨昔者崔準獲一商卣亦作此而中有足迹是觚之銘蓋此類也或以謂作亞形者皆廟器也蓋亞形所以象廟室耳 博古圖

亞形内一字曰節以示節飲之戒下一字近如畫像不可辨銘文作圈如亞形者皆廟器也鐘鼎款識

商孫觚

右高一尺三分深七寸一分口徑五寸九分容八合重三斤銘一字曰孫而字形小異蓋商畫類取形似而偏旁不拘於上下左右而此銘孫者謂其為王父

尸者也故有象於尸是腹兩面作重饕餮狀鼻尾之間為四稜腹之上作虺腹之下作夔其上作山皆周以雷紋而蟲鏤頗與所得商饕餮觚竊相似蓋一時物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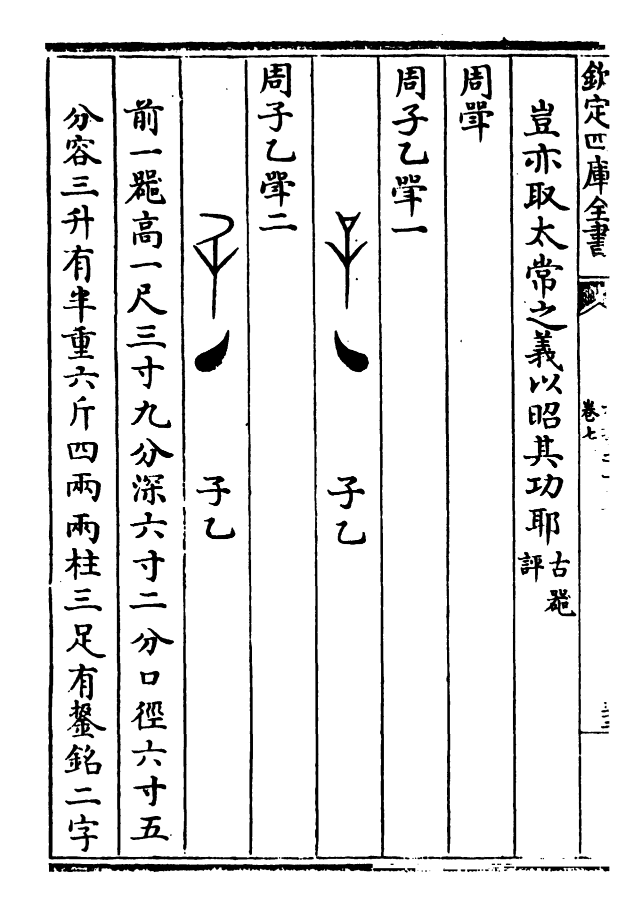
商旂孫觚

是罍銘三字為二孫聯比之狀前一孫則執旂焉夫銘之以二孫者蓋與所謂子子孫孫同意示所傳無窮也周禮司勲凡有功則書於王之太常此作旂者

豈亦取太常之義以昭其功耶古罍評

周罍

周子乙罍一



子乙

周子乙罍二

子乙

前一罍高一尺三寸九分深六寸二分口徑六寸五分容三升有半重六斤四兩兩柱三足有鋬銘二字

後一罍高一尺三寸九分深六寸二分口徑六寸五分容三升有半重六斤四兩兩柱三足有鋆銘二字右二罍形制悉同惟子乙字稍異前罍乙向左後罍乙向右當是同用之罍若旅簋列鼎之類也三面皆作饕餮間以雷紋足間復狀以夔紖緣之外作山形十有一真周物也子五等之爵乙蓋其氏在周有乙公德者則乙恐其後裔耳博古圖

周父丁罍

矢宁

父丁

右高九寸九分深五寸二分口徑五寸七分容四升八合重七斤两柱三足有鋬銘四字一字未詳餘三字曰宁父丁曰宁者宁其作罍者之名也周封丁公伋于齊豈伋之子若孫有以宁為名者歟是罍以鋬為牛首之形三足純素雖近於質然觀其製作實周物也博古圖

周東卑

銘二字亞形内作東字夫亞者乃藏主石室之形東則有所未喻然商婦庚卣曰東子孫婦甲庚丁周乙酉方彝亦有東字見於銘識之末豈皆其氏耶是器純素典古綠花可愛雖曰周物而有商之遺風焉紹興古器評

商立戈父辛觶鍾鼎款識作子父辛觶一

父
辛
立戈形

右高三寸九分深二寸四分口徑長三寸闊二寸六分容六合重十三兩有半銘三字曰戈父辛蓋父辛者稱其號立戈者表其功也是彝純素無紋形制比他觶而稍以商言之爵也觚也觶也皆有立戈之形類銘之父辛此為商彝斷可見矣博古圖

子父辛觶二

子父
辛

二彝銘各三字曰子父辛而子字皆作立戈之狀父

辛者稱其號也鐘鼎款識

商立戈觶

立戈形

右高四寸六分深四寸口徑二寸七分容四合重八兩銘作立戈形其制比它觶為特圓且無文飾真商彝也夫戈戟者刺而傷物銘以著之蓋將以貽酒戒而觶之為義取夫其窮為單亦曰飲以禮而不可過也古人寓諸形彝豈苟然哉博古圖

商亞父癸觶

銘四字癸則商之主癸也主癸子天乙是為成湯亞乃藏主廟室之形以是推之此觶為湯宗廟孝享之器明矣夫觶在飲器中雖所取最寡而昔人於此防其沈湎猶以饕餮示其訓則知列鼎盛饌未嘗不有戒心此亦防微之意焉紹興古器評

商父己觶

父己者商之雍己者也在昔彝器之銘有止言父以

明其子者有止言子以昭其皇考者唯此彝既言其父又言其子又言其孫特與他彝不類何哉蓋古人不相沿襲自為一家之彝雖詳畧不同然究其義則一耳紹興古彝評

商父已觶

銘六字父已則商之雍已也凡人君錫有功必為冊書以命之此銘作兩冊者蓋所以紀君命耳商之彝彝類多作此紹興古彝評

商執戈父癸觶

銘四字上作孫形手執戈商人作彝多著戈象或立之或横之至此乃執焉蓋戈者所以刺而傷物銘之於彝既以戒其過而執之於手則又有持久不忘之意焉古人垂訓兹亦至矣父癸則商號也

紹興古
器評

周觶

周父月觶

何作人執木形

亞中父貝丁辛尊彝

右高四寸七分深四寸口徑長二寸五分闊二寸二分容五合重九兩三錢銘十一字曰何作父貝丁辛尊彝又寓之以象其制園而橢旁作饕餮之紋足有四目以取尊寓黃目之意其腰則雷紋饕餮互為盤結稽之爵卣或以父舉或以父庚為號此云父貝者書其名也而是觶則設之祭祀宴享之間所不可廢

者此書名所以示其謹耳博古圖

右銘曰作子父貝丁辛尊彝而子作執木形稽之爵卣或以父舉或以父庚為號此云父貝書其名也鍾鼎

款識

周父己觶

銘四字己則獨見於商之帝號蓋商以十干為名故爾至周則有丁公伋乙公得癸公慈毋於己則未之見焉是器素質純古雖曰周物而商之遺風猶未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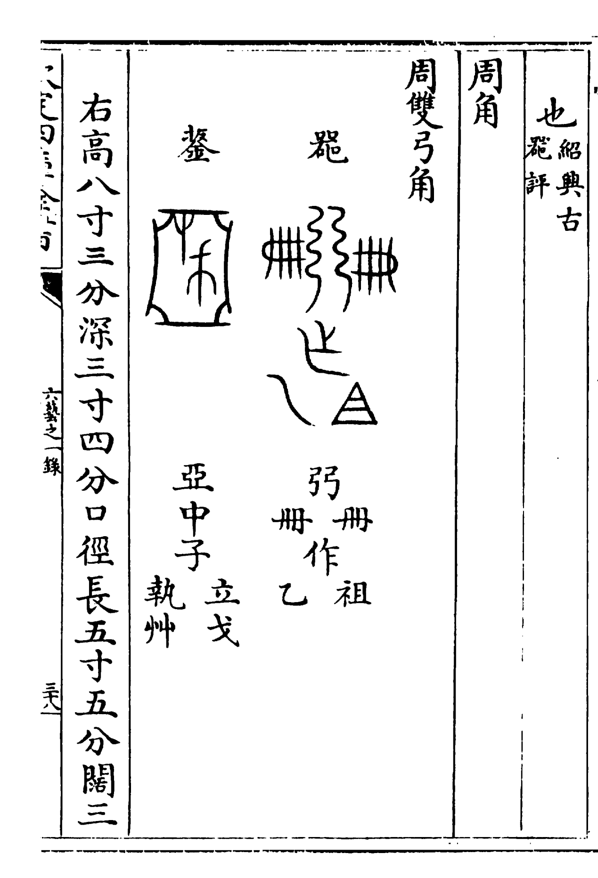
也紹興古罷評

周角

周雙弓角

罷

鋬



弜冊冊作祖乙

亞中子立戈執屮

右高八寸三分深三寸四分口徑長五寸五分闊三

寸一分容七合重三斤二兩有蓋罍與蓋銘共八字曰作祖乙為雙弓之形旁作兩冊又為亞形中有倒戈是罍畧類父己角而特小兩面為雷紋饕餮蓋飾以牛首然兩弓狀皆弛而不張蓋示其燿德不觀兵之義亦若倒戈示其不用耳古者有文事必飾之以文有武備必飾之以武於其大饗之禮猶有白黑形鹽以昭其武而況用於飲罍間哉勝者飲不勝於習射固存此義則夫象諸形罍者可後是哉博古圖

銘中作雙弓者弜字也玉篇音渠良切彊也作罍者之名也蓋弜為祖乙作此罍耳旁有兩冊冊亦著人君冊命之意亞者如商罍所謂廟室也亞形中作立戈之象者子執戈也亦宗廟祭享之罍耳銘識與文全類商罍 鍾鼎款識

漢建光巵

建光中室又亖

建光中室有四

右高四分口徑長七寸一分闊四寸三分重十有二

兩兩耳銘六字曰建光中室有四按東漢孝安帝即位之十六年名其年紀曰建光是罏蓋於建光中造也中室之稱者疑其有五室而此特中室之罏耳蓋漢武立帳則有甲乙言中室有四則其他亦或有數也是罏之形若桮圈而復有兩耳以金塗之兩耳回旋不齊蓋於製作有取焉博古圖

六藝之一録卷七